

GIVE ME
A REASON
TO FORGET

给我一个理由 忘记

童馨儿/著



爱情的魅力在于幸福的结尾总是令人难以捉摸。
一场最惊心动魄的旧情人相遇，
一次最别有用心的新朋友邂逅，
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不想再见到你的原因。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曾经，她霸道地
让他爱上了自己，可现实的逼迫，
她不得不努力忘记他的好。
多年后再次相遇，
他以为是命运捉弄，
其实是她的自投罗网。

GIVE ME
A REASON
TO FORGET

童馨儿 著

给我一个理由 忘记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/ 童馨儿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2. 10
ISBN 978-7-5385-6881-3

I. ①给… II. ①童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28704号

给我一个理由忘记

作 者 童馨儿
出 版 人 李文学
责任编辑 李少伟
版式设计 刘碧微
开 本 635mm × 965mm 1/16
字 数 207千字
印 张 15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邮编: 130021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85644803
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网 址 <http://www.bfes.cn>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5-6881-3 定 价: 28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03



目录 Contents

Part 1 偶然重逢 … 001

她嚼着口香糖，挑衅地看着他：“我偏要你爱上我。你等着！”

他气极，脸色铁青，拂袖而去。全世界都知道她恬不知耻，他最憎厌她。

Part 2 冤家总是路窄 … 039

男人微微回过头来，冲她温柔一笑。光亮虽然灰暗，但仍然可以看清他的英俊面孔，笑容甜美。可周小柔只觉周身仿佛阴风阵阵，让人毛骨悚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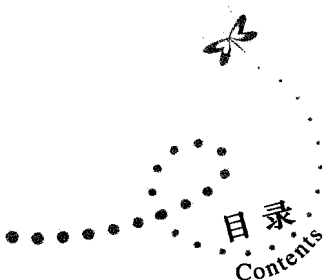
Part 3 我是你的债权人 … 063

他姿态随意地伸手拉起窗上的罗马帘。

傍晚的秋风温柔地吹拂进来，像极幼儿软软的手掌抚在面上，带着百般依恋与柔情。

Part 4 原来想要的仍然是一生 … 095

命运是什么？命运是未知的云雨，不知道在哪一刻的哪一秒，霍然倾盆倒下。



Part 5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… 125

岁月真残忍，像磨得锋利的手术刀，有条不紊地一起一落，像对待病变的肿瘤般毫不留情，直把一个人的青春、美貌斩除殆尽。

Part 6 刹那天堂，刹那地狱 … 155

她轻轻叹息起来，好了好了，从此以后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我不会忘掉你，我也不会离开你，我就是这么死心塌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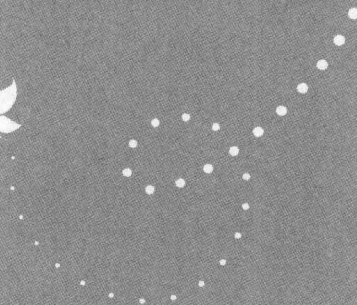
Part 7 各自天涯 … 183

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很久之前，少年站在星光之下，含笑看着她。那笑容，她终生再也难忘。

Part 8 以爱为名 … 213

一个人的一生，能碰上自己爱的那一个人已经是非常难得，而如果再能在一起，无论是多久的时光，更是可贵。

GIVE ME
A REASON
TO FORGET



Part 1 偶然重逢

她嚼着口香糖，挑衅地看着他：“我偏要你爱上我。你等着！”

他气极，脸色铁青，拂袖而去。全世界都知道她恬不知耻，他最憎厌她。



终于轮到周小柔了。她已经因为几小时的漫长等待而又饿又渴。她之前完全没料到，不过是《时尚周报》的小小编辑职位，竟然有这么多所谓的青年才俊前来应聘。

她迅速地捋了一把头发，挺挺胸，深呼吸，然后推开门走进了面试室。

面试室布置得异常简洁，一张胡桃木办公桌后坐着一对面无表情的男女。女的鼻梁上架副惊艳的金黄色镜框，男的黑T恤上套了个老长的大红围脖。这么大热天竟然还有人戴围脖，果然不愧是时尚人士！周小柔默默地在心里为他喝了声彩。

两位考官目光炯炯地盯着她，周小柔赶紧堆起礼貌且稍显谦卑的微笑：“两位考官好，我是周小柔，今年24岁……”

女人微微皱起眉，扬了扬手上的笔，示意她停下来：“你可以走了！”

周小柔吃了一惊：“啊？”

女人再度扬扬手，已经垂下眼睑，低声嘀咕道：“还有多少个？”

男人答道：“快了，三个。哦，四个。”

周小柔忍不住插嘴问道：“请问，您刚才是什么意思？我还什么都没说……”

女人抬起头来，目光冷冷地落在她身上：“不用说我也知道了。”

她指指周小柔的脚下，周小柔不明所以，低下头来看了看，这才看到自己的丝袜自膝盖至脚背上竟勾出了一条明显的长丝。

周小柔吃了一惊，顿时连耳根子都红了，嗫嚅着试图分辩一下，女人

已不耐烦地叫起来：“下一个！师曾曾，来了没？”

周小柔只得退出门去。

走道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清洁阿姨手执扫帚和小垃圾铲，很有耐心地四处搜罗纸屑与烟头。

周小柔心头郁结，狠狠地摁下了电梯。等电梯的工夫，她甩甩长发，愤而低语：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”不就是一双勾了丝的袜子嘛，这能证明什么？什么狗屁时尚人士，全是一群假惺惺的伪君子。

电梯门缓缓打开，气氛有点怪。周小柔回过神来，映入眼帘的是一色的黑西服，全是男人。她吃了一惊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两步，一只手下意识地攥住衬衣领口。

为首的男人像是也吃了一惊，目光犹豫不定地落在她的脸上。良久，那人冷冷开口道：“好久不见。周小柔同学。”

周小柔又是一惊，她惊惶不安地盯着眼前的男人——一袭黑色西服，简洁的白衬衣，低调内敛的银灰领带，略嫌夺目的美貌，颀长的身材，微微自然卷的黑发。

她只觉胸口被重锤狠狠抨击，锥心的疼痛一下子便贯穿到五脏六腑。

男人上上下下打量着她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声音听上去关切无比，整个肢体的表情却无一不透露出冷淡与疏离。

她没想过会遇上他，至少是没想到在这样的情形下遇上他。在这座城市待了整整六年，每次去超市、百货大楼，她总担心他俩会迎头相撞；即便是回家路上，每踏上一级台阶，她都疑心马上就要与他狭路相逢。这样的担忧，让她的心从来不曾得到安宁。每一晚临睡，她都感到庆幸，真好，又不曾重逢。她在梦中都没忘了要祈祷：永远吧，永远也不要重逢。

他像看穿了她的心思，唇角扬起一丝含义模糊的笑：“很意外？”他不觉地用手摸摸鼻子，“既然生活在N市，总该料想得到会有这么一天的吧。”然后，他很大度地冲她伸出手来，“你好，老同学。”

她被动地被他握住了手。这哪里是什么握手，确切地说，是碰手，是那种自认身份尊贵的人，碍于脸面不得不作出来的样子——带着一种刻意的疏远和轻蔑的淡漠。周小柔万般憎恨自己的一时慌乱，被他占去先机，种种难堪尽数落入他眼里。

幸好电梯停住，她匆忙要走，急急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有事先走一步，改天再聊。”男人眼疾手快，一只手臂横搭在电梯门上：“好啊，留个电话吧，咱们改天慢慢聊。”周小柔感觉银牙几乎咬碎。此时，竟然还有人配合地摁上了电梯关闭标志。

她自包里翻出纸笔，刷刷写下一行字：“我的手机号。”她把纸条递给他，“不好意思，先走一步。”

他接过纸条，看也不看就塞到衣服口袋里，对她的话报以礼貌的微笑与颌首。

她逃跑的姿势仓皇得像只受惊的兔子。

男人微眯着双眼，轻且厉声道：“她来这里干什么？现在住在哪儿？她的一切，我全要知道！”

身旁的男人微微躬身：“是！”

周小柔走出这幢大厦才觉得腿软。从来没有觉得N市的阳光如此炙热过，让她感觉睁不开眼来。她刚伸出手来挡一挡眼睛，冷不防便被人狠狠地撞了一下，整个人登时摔倒在地。

“哎呀！”她惊叫一声。想要站起来，不知为何，手脚酸软，老半天也直不了身。

呆呆地怔了几分钟，身边人来人往，无一不丢下吃惊的眼神。她低一低头，眼泪扑簌，悄无声息地掉到地上。她紧紧闭一闭眼睛，手撑住地面，很快站了起来。

没关系，你看，还不是站起来了。不过是时间的问题，她安慰着自己。

她信手推开某间店面，一股冷气迎面袭来，她精神一振，这才看清这是家奶茶吧。店面不小不大，布置得很温馨，格子窗户悬挂着碎花布帘，墙角搁着同色系的书报夹子。

周小柔的脚步停顿了一下。

这是她的梦想啊，她一直梦想开一间这样的小店。可是，手里永远没有足够的钱。她自觉已经很努力、很勤奋，但老天仍不肯眷顾她。没有一份工作做得长久，每一家公司，只待她一加入，不及三个月，一定裁员或

者倒闭。时间长了，她觉得是自己不祥。但工作还是得找，她要吃饭、要穿衣，还有母亲，需要按时吃药。她需要的不是一份工作，而是很多份。如果可以，她想生出八只手，每只手都可以日赚斗金。

唉，她情不自禁微微摊开手掌。它为什么不招财？是不是因为她对它不够好？没有每天用牛奶侍候？

她随意找了个座位坐下，叫杯冰橙汁。橙汁很快上来，她几乎一口饮尽，透心的凉让她心神稍稍安定下来。

手机突兀地响起来，她吓了一跳，差点以为是他打来了电话，但立刻反应过来，她刚才在纸条上写的并非自己的手机号码，而是10086！她拿准他必会看也不看就把纸条收起。果然！

电话是米兰打来的。

“小柔姐，阿姨不见了！”米兰几乎哭了出来。

周小柔大吃一惊：“啊？怎么回事？”她匆匆站起身来，在包里翻找钱包，“妈妈怎么会不见的？”

米兰抽抽噎噎地说：“我刚刚到厨房里去拿杯子，一转身出来，阿姨就不见了……”

周小柔急怒攻心：“你怎么……”她及时地刹住了口。米兰只不过与她共同租住一套房子，并没有照顾她母亲的义务和责任。恰恰相反，因为出于与小柔的友情，不上班的时候就代替小柔照顾她的母亲，她怎么能因此责怪她？

“对不起，小柔，对不起……”米兰小声抽泣起来，“我再出去找找！”

周小柔定定神：“谢谢你米兰，我马上回来。”挂了电话，她扬声道，“买单！”

可是钱包怎么不见了？

她疑惑起来，索性把包里的东西全倒在桌上——小笔记本、笔、钥匙包、身份证、纸巾都在，就是没有钱包。

“我的钱包呢？”她喃喃道。

侍者等在身旁，好心地提醒道：“想想看，是不是落在哪儿了？”

“没有啊。我没去什么地方……”她答着，突然想起来，刚才在店外

被人撞的那一幕。是了，应该就是那一撞，小偷伺机偷走了她的钱包！

啊哟！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！

她抬起头来，恳求地看着侍者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的钱包被偷了，我现在有急事，您看，可不可以……”

侍者为难地看着她，不说话。

也是，人家不恶语相向都算是仁慈的了。

“我把身份证押在你这儿，晚一点拿钱过来好吗？”她急中生智。

“对不起！抱歉！不好意思……”能想到的词几乎都说光了，“我妈妈出了点事，我必须马上赶过去。”

侍者接过身份证，看看身份证，又打量她一番，这才勉强答道：“好吧！”

周小柔松了口气：“谢谢您了。”接着，急忙朝门外冲去。

周小柔租住的房子在城南区。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：宁要城东一张床，不要城南一套房。虽然是一个城市的南与东，却俨然一个天一个地。一个干净整洁，高楼林立，十足的繁华都市；一个却脏乱差，建筑低矮陈旧，像尚未改建的城乡结合部。

和所有人一样，周小柔也向往着城东，但城南的居住成本更低，更适合她。

房子是米兰先租下的。大概嫌每月八百的租金过于昂贵，因此张贴寻觅“同居女友”。周小柔原来租的房子恰好到期，房东声明要涨租金，周小柔便带着母亲找到了米兰的屋子。

几月下来，两人倒是结下了深厚情谊。米兰在某超市做收银员，三班倒。不上班的时候，就会顺手扯过身边的报纸或者杂志，为小柔母亲念上一段。即便仅仅为此，小柔也觉得十分感激。

从小到大，能有几人这样待见她母亲？从来都是只有人嫌弃她——开始是不同于一般女人的张狂与放浪，再后来便是嫌她神志不清……

坐在出租车上，只嫌司机开得太慢。但正逢下班时分，车流格外拥挤，周小柔心急如焚，也不知道母亲会在什么地方。

好不容易车到巷口，车子戛然停下。

“麻烦您师傅，再往前开点。”

司机面有难色：“这里不太好走，我看……”

周小柔赶紧说：“我走得慢，麻烦您了，师傅。”

司机的手机响起来，司机边接电话边开车，周小柔觉得不妥，这里路窄人多，有心开口提醒，又觉不好意思。正犹豫着，车前晃过一个人影，可司机显然没发现，周小柔赶紧伸过手去一抢方向盘，大喝一声：“有人！”

司机大吃一惊，踩下急刹车，但车前人影显然已被撞倒。司机惊恐万状，边打开车门，边埋怨道：“都怪你，我都说别开进来了，你非要开进来。你自己负责，我不管啊……”

被撞倒的是个年轻男子，简单的白T恤和泛白的牛仔裤。他面容清秀，一看到周小柔便流露出痛苦不堪的表情来。两手抱着右脚，嘴里直哼疼。

出租车师傅伸手一指周小柔：“是这位小姐硬和我抢方向盘才撞到你的哦，你有账找她算。我还有事，走了。”出租车师傅转身就走了。

周小柔急了，叫道：“喂喂喂……”

师傅启动了车子，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嚷：“算我今天倒霉，车钱就算了！”

周小柔哭笑不得，今天到底是谁倒霉啊。

年轻男子可怜兮兮地看着她：“姐姐……”

周小柔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米兰。

“小柔，阿姨找到了。原来她一个人走到街心公园看人家打麻将去了。”米兰喜极而涕。

周小柔心上的大石终于放下：“呵，找到就好，找到就好。我马上就到家了。谢谢你米兰。”

她看向年轻男子，他虽然一脸痛苦相，但周小柔也不是傻子，一看就知道水分充足，大半是装的。可自己理亏在先，又不能置之不理，于是强自忍耐着问道：“你伤得重不重啊？要不要去医院？”

男子皱着眉：“不用不用，伤得也不重，可是我本是要去和客户谈生意的，这下子可全泡汤了。没了这单生意，我这个月连吃饭都成问题了。

哪，小姐，我也不要你赔偿什么，这样吧，这段日子你管我饭就OK。”

周小柔扬眉冷笑道：“是吗？你这赔偿方案倒是蛮便宜我的。”

年轻男子笑道：“是吧！没办法，我这人就这一个缺点，心肠太好、太软。”

周小柔白他一眼，骂道：“神经病！”

年轻男子嘻嘻笑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神经病怕什么，不挨饿才是王道！”

周小柔哭笑不得，无奈地转身就走。

年轻男子赶紧爬起身来，跟在她身后：“小姐贵姓？我叫文昊。其实呢，一场人生，无论是以哪一种方式相逢，都是有缘人……你看，这世上千人万人，你偏偏就撞了我，这不是缘分是什么……”

周小柔霍地回过头，喝道：“受伤了还有力气说话？”

文昊笑道：“多说点话就会觉得少疼一点。”

周小柔停下脚步：“这样吧先生，你要多少钱，明说吧。”

文昊看着她：“你有多少钱？”

周小柔气：“关你什么事？”

文昊撇撇嘴：“看样子都不像有钱人。正好饿了，走吧，前头带路，吃得差点我不介意。”

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。周小柔败下阵来，算了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，她向来都是生活上的败将，都习惯了。

两人一前一后踏进破旧旧小楼，男子惊叫起来：“不是吧……你，你住在这里？”他惊疑不定地看着她。

她没好气地回答他：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

他孩子似的笑起来：“我说嘛，我们真的有缘分，我就住你对面单元，刚搬来两天……”

周小柔半信半疑地看着他：“真有这么巧？”

男子兴奋道：“是吧，你也觉得巧吧！嘿嘿，这下你想不管我饭都难！”

周小柔白了他一眼。

推开家门，米兰正在擦地板。这妞没别的嗜好，就是至爱擦地板。周小柔太崇拜她了，她曾经建议米兰：“有时间去找个男人恋爱吧。”米兰答得绝妙：“不，伤身伤心伤财。”

看到她回来，米兰竖起手指在唇边：“嘘，阿姨睡着了。”一瞥眼间，便看到了周小柔身后的文昊，于是疑惑地看了一眼周小柔。

周小柔干咳一声，支吾道：“嗯，嗯，我表哥。他叫……”半天也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，干脆努努嘴，“喂，表哥，跟我朋友作个自我介绍吧，以后就是自己人了。”

文昊彬彬有礼地一笑一鞠躬：“您好，我是表哥文昊，就住在隔壁，以后和表妹一样叫我昊哥就OK。”

昊哥！周小柔差点没呕出来。“你们聊，我去看看我妈。”她趁机进房去了。

母亲睡得很沉，不知梦到了什么高兴的事，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。

周小柔在床边坐下，伸手替母亲拨拨头发。母亲今年还没到五十岁，但已经白发密布，皱纹横生。

周小柔不禁一阵心酸。她记得从前的母亲，最爱美，最爱打扮，生活得再拮据，在穿着打扮上却毫不吝啬。小丝巾、小发卡、指甲油、睫毛刷，她的抽屉里是应有尽有。没有钱，但有心，塑料耳环也戴得神采飞扬。

她们自小不亲厚。母亲不知为何，对她始终冷淡。她的功课好不好，她爱吃什么，跟哪个女同学要好，母亲全然不关心。母亲热爱的，唯有收音机与麻将。清晨一起床，就带着小收音机去找牌搭子。她每天中午放学回来，不敢去问母亲要饭钱，只在家里到处翻找，找到什么吃什么，吃不饱没关系，反正饿不死。

曾经问过一次：“爸爸呢？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，我没有？”结果被母亲拿过门后的扫帚狠狠地抽了一顿。母亲虽然不是很疼爱她，但动手打她，那也是唯一的一次。

她从此再没提起过与父亲有关的任何话题。

“怎么了，小柔？”门被推开，米兰走了进来。

“啊？”周小柔猛然抬头。

米兰看着她：“你怎么哭了？”

周小柔这才惊觉自己不知不觉落了泪。她赶紧伸手摁摁眼睛，强笑道：“没事。觉得自己没用，没把妈妈照顾好。”

米兰揽过她的肩膀，安慰地说：“会好起来的。小柔，我们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们都是好姑娘，都会得到幸福的。”

周小柔笑了：“米兰肯定是个好姑娘，不过周小柔就未必了。”

米兰“呸”她一口：“你就爱妄自菲薄。”突然间，她降低了嗓音，“我说，咱们邻居什么时候变成你表哥了？”

周小柔含糊地道：“我也是才知道他刚搬来，正巧街上碰到了……”

米兰叹道：“这世界还真小。”

这话触动了周小柔的心事，今天那一场猝不及防的重逢……呵，世界的确真正小。

米兰窃笑着说：“我说，你表哥长得还蛮帅嘛。”

周小柔又是一声干咳：“咳。嗯。”

米兰微微蹙起眉头：“不过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钱……唉，没钱的话再帅也没得用撒！”

周小柔推她一把：“出去吧，你这个大财迷。”

两人嬉笑着步出房去。

“哈喽，两位出来得正好，来，吃面。下次冰箱里要储存点西红柿和辣椒。”文昊笑咪咪地站在小方桌旁看着她俩。

周小柔与米兰对视一眼，米兰低声说：“还会下厨。”周小柔动动嘴唇，无声地说：“没钱的话再大厨也没得用撒！”

两人在桌边坐下。

“快尝尝！”文昊充满期待地看着她俩。

其实，小柔和米兰也常常煮面充饥，只觉得寡淡无味。但明明同样是面，文昊也不过一双手，却弄得色香味俱全。

周小柔计上心来，斜睨他一眼：“表哥，你不是在休假嘛。我这段时间忙着找工作，我妈就托你照顾了。”文昊瞪着她，她咧嘴角又笑了笑，“你的脚没事吧，等会儿我帮你擦擦药酒。”趁米兰不觉，她转瞬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示意他不得反对。

文昊轻咳两声：“哦，好。小事情。”

米兰说：“对了，你今天去《时尚周报》应聘得怎么样了？”

周小柔没好气地答：“别提了。”

文昊的眼睛一亮：“你想去《时尚周报》工作？”

周小柔用鼻孔“嗯”了一声。

米兰的手机响起，她看了一眼手机，奇怪起来：“房东？奇怪，什么事？不会又要涨房租吧。”接起手机，不知那头说了些什么，她脸色渐次难看，嘴里“嗯啊”两声，便挂了电话。

周小柔探询地看着她：“真要涨房租？”

米兰看着她：“让咱们搬家。给咱一星期时间。鉴于她违约在先，会多退还咱们一个月的租金。”

“啊！”到此时周小柔才完全确定，今天她真是倒霉到了家。

“这么急，让我们搬到哪儿去啊……我倒容易，小柔你……”米兰说。

周小柔咬咬嘴唇，半晌才强笑道：“天无绝人之路，会有办法的。”

文昊接口道：“是啊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小柔，你命相好，我赌《时尚周报》一定用你，说不定还有住宿提供。”

周小柔哗地笑起来：“我这辈子就没撞过一次好运，还命相好。”

文昊轻笑一声：“咱们打个赌吧。如果我说的应验了，你答应我一个要求，反之亦然。”

周小柔啼笑皆非地看他一眼，骂了句“神经病”便起身收拾起碗筷。

独自待在小小的厨房，她才真正垮下脸来。

一整天发生了那么多事，但此刻涌进脑海里的只是那张久别重逢的面孔。他好像又长高了，像是健壮了一点又像是清瘦了一点，仍然那么好看的五官，而今更添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。和从前的他分明是有很多不同，但她还是一眼就把他认了出来，化成灰她也认得出他来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

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了周小柔一跳。文昊倚在门边，似笑非笑地凝视着她。

“思春。”周小柔没好气地答。

文昊“啧啧”两声：“你真不矜持。”

周小柔甩下手里的抹布：“把这里收拾干净了，我有事出去一会儿。”

她径直转身走了，文昊在身后直叫：“喂喂喂……”

她充耳不闻，拉开房门下楼去了。

城南的夜不比城东，没有炫目的五彩霓虹，路灯也有一盏没一盏地亮着；街道上安静得不像话，没有老年舞蹈队，也没有如梭的车流。她漫无目的地走着，N市的夏天尤为酷热，连晚风也不带一丝凉意。

手机响起来，猜是米兰，看也不看就说道：“呵，我马上就回来了，你先睡吧。”

那头轻轻冷笑一声：“这么柔情蜜意？”

一听到这声音，周小柔浑身的毛发都竖立起来。

怎么是他？

“好像很闲嘛，不如我们坐下来喝一杯？”他像已擒获战利品的猎人，神情悠闲地问道。

她急忙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很忙，下次再说吧。”

他轻哼一声：“是吗？忙着逛街，一个人？”

周小柔吃了一惊，侧头四下里看看。

他就在她身后，距她不过百米，手里还握着手机。淡淡月光下，他嘴角的微笑清晰可见。

她愣愣地看着他。

她绝望地回想起来，无数个夜晚，她全没骨气地幻想，他就像现在这样，在月光下向她走来。

他在她跟前停下，眼里满是促狭的笑意：“我找了整整六年。周小柔，在我最没想到的时候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碰上了。”他伸手捏住她的下颌，“这么多年了，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，为什么突然间消失？”他渐渐加大手劲，她只觉得疼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他逼问道。

到这时她才觉得他全身上下尽是酒气，她用力推开他，低喝道：“你